

WARRIORS

貓戰士

新預言

2 部曲之 II

新月危機
Moonrise



艾琳·杭特 (Erin Hunter) 著

謝雅文 譯

晨星出版



序章

貓兒紛紛爬進洞穴裡，身上都弄髒了，雙眼也因恐懼而睜大。冰冷的月光穿過洞穴上方的裂縫，照在貓兒的眼睛上。他們盡可能地壓低身體、貼近地面，同時也緊張地環顧四周，生怕黑暗中有危險悄悄接近。

地上的水窪冷冷地反射著月亮的餘光。月色照亮了尖石林頂端，它們有些從地面突起，有些從洞穴上方延伸下來，另外還有些石頭從中間連在一起，成了一整片發出微光、模樣細長的白石林。呼嘯的風穿過洞穴縫隙，不斷吹動貓兒身上的毛髮；空氣潮濕而清新，隱約有遠處瀑布的氣味。

突然有隻貓從尖石後頭站了出來。他的身形略長，精瘦但有肌肉，身上沾滿乾硬的泥巴，簡直像一隻石雕的貓。

「歡迎啊，」他扯開粗啞的嗓門說道，「月光照在水面上，根據殺無盡部落的規矩，現在該是聽預言的時候了。」

有隻貓躡手躡腳地走上前，朝著說話的貓說道：「尖石巫師，你得到徵兆了嗎？殺無盡部落向你傳遞什麼訊息嗎？」

另一隻貓兒也在他身後發言了：「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希望？」

尖石巫師低著頭，喃喃說道：「我的確看到殺無盡部落透過灑落在石頭上的月光、碎石投射的影子，還有從屋頂滴下的雨水聲所傳遞的訊息。」他遲疑了一下，目光掃過身邊的貓兒。

「是的，」他繼續說：「牠們的確說了，我們還有希望。」

貓兒們突然竊竊私語起來，好似一陣風吹過樹葉，沙沙作響。他們的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，耳朵也紛紛豎起。第一隻站出來的貓遲疑地說：「那你知道我們該怎麼做，才能擺脫這些讓人害怕的危險嗎？」

「是的，鷹崖，」尖石巫師回答。「殺無盡部落的確跟我說過，有一隻貓即將到來，一隻來自他們那族的銀白色貓兒，他會幫我們趕走尖牙怪。」

接著是一片寂靜，然後有一個聲音從貓群後方傳出，「還有不屬於急水部落的貓嗎？」

「一定還有。」另一隻貓回答。

「我聽過有貓談論其他陌生貓的事情，」鷹崖說，「雖然我們從來沒見過。這隻銀白色的貓究竟什麼時候才會到？」他又焦急地問了一次，其他貓也紛紛附和。

「是啊，什麼時候？」

「這是真的嗎？」

尖石巫師的尾巴抽了一下，要大家安靜。「是的，我說的都是真的。」他說。「殺無盡部

落從來沒對我們說謊。我曾經在月光照耀的池水上，看到那隻貓身上的銀色毛髮。」

「但是，他究竟什麼時候才會出現？」鷹崖堅持要問。

「殺無盡部落還沒告訴我，」尖石巫師回答。「我不知道這隻銀貓到底什麼時候會來，也不知道他會從哪裡來；但我想，只要他一現身，我們都會知道的。」

他抬頭望向洞穴頂端，雙眼閃閃發亮，好似兩枚迷你的月亮。「族貓們，在他到來之前，我們只能等待。」



第一章

暴

毛睜開雙眼，眨眨眼想要驅除睡意，並試著回想自己在什麼地方。事實上，現在他正蜷躺在一片乾脆的蕨葉叢中，而不是河族營地用蘆葦做成的舒適窩裡。他頭上是一片土做的洞穴屋頂，仔細看全是盤根錯節的植物。遠方隱約傳來規律的怒吼聲，起初讓他有點困惑，接著他才突然想起，他們離太陽沉沒的水邊有多近——日以繼夜沖刷岸邊的水。他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令他顫抖的畫面：棘爪跟他是怎麼為了活命，在惡水中拚命掙扎。暴毛啐了一口，喉嚨裡彷彿還殘留著鹹鹹的水味。還沒離開河族老家之前，他其實很會游泳——河族是唯一能在流經森林的河水中，自在游泳的貓族——只是那條流經河族的河，不像太陽沉沒的地方那麼洶湧險惡，就算掉進惡水的是河族貓，肯定也沒辦法輕易活命。

回憶彷彿河水般不斷湧現。星族從四大貓族裡個別挑了幾隻貓，要他們跋山涉水，無論

如何都要找到午夜，聆聽她要傳遞的訊息。這些貓可是歷經千辛萬苦，經過未知的土地，穿越無數個兩腳獸的恐怖巢穴，面對惡犬與田鼠的猛烈攻擊，好不容易才完成任務，卻發現這個不可思議的事實：午夜原來是隻獾。

暴毛一想起午夜告訴他們的恐怖訊息，便覺得背脊陣陣冰涼。兩腳獸們正計畫著殘忍的陰謀——牠們要摧毀森林，建造一條新的轟雷路。所有貓族都得被迫離開，而星族選中的貓則必須負起警告其他貓族的責任，並且帶領所有貓兒找到新家園。

暴毛坐了起來，掃視洞穴四周。有道從懸崖頂端流下的微光，照亮了整個洞穴，新鮮的空氣中聞得到鹹水的氣味。午夜這隻獾已經不見蹤影；緊貼著暴毛安睡的正是他的妹妹羽尾，她捲曲的尾巴輕輕蓋住鼻子；睡在羽尾另一邊的是褐皮，一隻凶猛的影族戰士。暴毛看褐皮睡得這麼舒服，心裡覺得很安慰——她之前腿上被老鼠狠狠咬了一口，現在傷勢應該比較好了，午夜儲存的藥草的確能治療傷口感染並幫助她入睡。洞穴的另外一頭是風族的見習生鴉掌，他的灰黑色皮毛在蕨葉叢中就像是一層保護色，讓他幾乎完全隱形；最接近洞口的是褐皮的弟弟——棘爪，他伸展身子，安穩地躺在鼠掌旁邊；鼠掌像顆毛球般地蜷著身體。暴毛看著這兩隻來自雷族的貓，竟然可以這麼靠近，不禁覺得既心酸又嫉妒，想把他們倆分開來。可是暴毛怎麼有資格，喜歡像鼠掌這樣有勇氣又樂觀的貓呢？而且他們不是同一族的。對鼠掌來說，棘爪會是一個更好的伴侶。

暴毛知道應該叫醒大家，踏上回去森林的旅途了，但他又不想打擾他們的美夢。讓他們多睡一點吧，他想，在我們正式上路之前，一定要養精蓄銳，好迎接更多的挑戰。

暴毛把身上的蕨葉抖掉，踏著沙地朝洞口走去。他一踩上洞口潮濕的草皮時，一陣強風猛地吹來；前一晚差點葬身水底的他，現在終於恢復乾燥清爽了。一夜好覺讓他消除疲勞、恢復精神。暴毛環顧四周，發現洞穴前端就是懸崖的邊緣，懸崖下方則是一片波光粼粼的水，映照著黎明魚肚白的曙光。

暴毛一邊張口呼吸新鮮空氣，一邊搜尋獵物的氣味，可惜只嗅得到一股獾的強烈臭味。他瞥見午夜端坐在懸崖上頭，小巧而明亮的眼睛堅定地望著逐漸消失的星星。午夜身後的天空，遠方的荒野上，有道乳白色的光芒，那是太陽即將升起的地方。暴毛輕手輕腳地走過去，尊敬地向午夜點點頭，然後在她身邊坐了下來。

「早安，灰戰士，」午夜的低沉嗓音聽起來很歡迎他。「睡飽了嗎？」

「睡飽了，午夜，謝謝妳。」暴毛還是覺得要問候一隻獾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畢竟牠們一直以來都是貓戰士的天敵。

但午夜並不是一般的獾。除了巫醫外，她似乎比任何戰士都更接近星族。她曾走遍千山萬水，並獲得了預知未來的神聖智慧。

暴毛瞥了午夜一眼，發現她的眼睛仍緊緊盯著黎明中的殘星。「妳真的有辦法解釋星族的預兆嗎？」暴毛好奇地問，暗自希望她昨晚的恐怖預言已經隨著日光普照而蒸發了。

「處處都有預兆，」午夜回答，「星光、流水、波光。這個世界一直在說話——就看你是否願意用心傾聽。」

「那我一定是聾了，」暴毛說道：「我看見的未來似乎一片黑暗。」

「不是這樣的，灰戰士，」午夜高聲說道，「你看，」她用口鼻部指向太陽沉沒之處遙遠的那一頭，一顆星族的戰士正在地平線上閃閃發光。「星族已經看見我們聚集在這裡了，牠們很高興。黑暗的日子來臨時，牠們將伸出援手來幫助我們。」

暴毛凝望著那個耀眼光點，最後輕嘆了一聲。他不像巫醫，可以自由地跟戰士祖靈交流；他的任務是要為同族貢獻自己的力量與格鬥技巧——只是現在他身上背負的責任，似乎是拯救森林裡所有的貓。午夜曾經明確地警告大家，要是貓族不能拋開對邊界的執著、同心協力的話，那麼他們的末日就不遠了。

「午夜，等我們全都回到家——」

在暴毛問完問題之前，一陣嘶叫聲突然打斷了他。暴毛連忙轉身，看見鼠掌衝出窠的洞穴。鼠掌站在洞口，一身暗薑色的蓬鬆毛髮跟耳朵全豎了起來。

「我快要餓昏了！」她叫道，「這兒有什麼獵物嗎？」

「麻煩讓開一下，讓我們都出去好不好？」鴉掌不耐地在她身後說道，「或許等我們都離開這裡，就可以告訴妳到底有沒有東西吃。」

鼠掌往前跳了幾步，風族的見習生便向前衝去，羽尾則緊跟在後。羽尾在陽光下舒服地伸了個懶腰，暴毛起身躍過荒原，跟自己的妹妹磨蹭鼻子。暴毛並不是星族原本選中的貓兒之一，但他堅持要沿途保護羽尾。暴毛和羽尾兄妹倆的母親早逝，父親又住在另一族，這種原因，讓他們的關係比起其他有手足的貓來得更緊密。

午夜跟在暴毛身後緩緩挪動身軀，對著貓兒們一點頭示意。

「褐皮今天早上已經好多了，」羽尾報告，「她說肩膀幾乎已經不痛了。」接著她又對午夜說，「妳的牛蒡根真的很有用。」

「牛蒡根的確很好，」午夜用她低沉的嗓音說。「現在，受傷的戰士又可以再出發了。」就在午夜說話的時候，褐皮也出現在洞穴口。暴毛發現她容光煥發、精神奕奕，走路也不會一跛一跛地，真是鬆了一口氣。

緊跟著褐皮現身的是她的弟弟，棘爪。棘爪步出洞外，被耀眼的陽光照得直眨眼。「太陽出來了，」他說，「我們該出發了。」

「但我們都還沒吃早餐耶！」鼠掌抱怨，「我的肚子叫得比轟雷路上的任何一隻怪獸都要大聲！我現在都能把一整隻狐狸吞下肚了。」

暴毛沒辦法說什麼，因為他自己也餓壞了，而且他很清楚，如果沒有吃東西，他們這群貓是沒有辦法面對眼前這趟漫長而艱辛的旅程；但另一方面，他也同意棘爪的想法：要是不趕緊回到森林，反而害更多的貓傷亡，又該怎麼辦？

棘爪的表情滿是憤怒，他堅定地回答她，「我們可以在路上捉獵物吃。只要我們安全回到森林裡，就可以停下來休息，盡情狩獵了。」

「你這團愛發號施令的笨毛球。」鼠掌喃喃抱怨道。

「棘爪說的沒錯，」褐皮也說，「我們都不能預測家園會變成什麼樣子，所以不能再浪費時間了。」

其他的貓也低聲贊同，就連比鼠掌更喜歡挑釁棘爪的鴉掌也沒有多說什麼。暴毛有些驚

訝，但也恍然大悟：儘管各族的貓兒一開始相處得並不融洽，但是眼前巨大的威脅已經讓他們團結起來，一心一意地想要拯救每一個貓族，以及長久以來保護他們的戰士守則。暴毛覺得很窩心，因為他自己對河族的忠誠度就很複雜了——像他和羽尾這種身上只流著一半河族血統的貓，難免經常被族裡的其他戰士質疑——但他也知道，他在這裡已經結交到一群真正的朋友，不會在意彼此間族的差別。

棘爪朝午夜走去，站在她面前。「我代表所有的貓族，向妳表達謝意。」他說道。

午夜咕噥著：「還不到告別的時候。我會跟你們走到森林，確保你們走的是正確的路。」

在其他貓來得及表示贊同或感謝之意前，午夜已經邁開沉重的步伐開始穿過荒原，而她身前的天空則因為太陽正緩緩從地平線升起，而變得明亮、刺眼。暴毛眯起眼睛看著這道金黃色的光芒，心裡充滿感激。之前的夕陽曾經帶領他們找到太陽沉沒的地方，而如今的日出則將大夥兒帶上歸途。

這四隻被星族選中的貓，曾經盲目地依照星族模糊不清的預言離開森林；暴毛，還有跟父親火星吵完一架就跟著棘爪一起出發的鼠掌，也都是這趟旅程的成員。既然他們現在已經知道預言背後的神祕寓意，就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了。但同時間，家園及親人身陷危機的事實，也讓所有的貓感到惶恐不安。

「好吧，那我們還等什麼呢？」鼠掌說，然後立刻衝出去趕上了午夜。

她的同族伙伴棘爪只是慢慢地跟上前去，他皺著眉，彷彿在想像回到森林的路程將有多艱辛；棘爪身旁的褐皮經過一夜的休息，看起來有精神多了，即便走起路來還是有些許一拐一拐

地，但她眼中散發出不畏長途跋涉、一定要回家的決心。羽尾高高豎起尾巴，腳步輕盈，彷彿正在享受著這美好的晨光。而鴉掌則邁著大步，豎起耳朵，全身緊繃、緊張兮兮地走在羽尾身邊，防範不可預知的危險。

暴毛走在最後，呢喃著向星族禱告：**請帶領我們的步伐，讓我們全都能平安回家吧！**

這時，太陽已經高高掛在天空了，天色一片清朗，幾縷雪白色的雲朵點綴在廣大的藍色畫布上。儘管已經進入落葉季了，天氣卻出奇地溫暖宜人。一陣微風吹過草原，暴毛嗅到一隻野兔的氣味，讓他嘴裡的口水幾乎就要滿出來了。但他透過眼角餘光，竟發現野兔消失在山頂時，身後還有一條貓尾巴來回擺動。

原來是鴉掌狂奔去捕捉兔子了。

「等等！你上哪兒去？」棘爪大叫。但風族貓沒理他，一下子就消失不見了。棘爪不高興地甩了甩尾巴，說：「他難道不能乖乖聽話嗎？」

「他不會去太久的，」羽尾試圖安撫他。「有野兔親自送上門，他根本不可能當做沒看見啊！」

棘爪只是嗖地掃了一下尾巴，沒有說話。

「我去抓他回來，」暴毛說道，然後繃緊肌肉，準備隨時衝出去。

可是暴毛來不及行動，那隻鐵灰黑色的見習生就出現在高地上，嘴裡叼著兔子的屍體。兔子幾乎跟他一樣大。

「喏，」他粗魯地喵了一聲，把兔子胡亂扔到地上。「我說過不會離開太久的，不是嗎？」

我想我們應該可以休息一下，好好吃一頓吧？」

「當然，」棘爪回答。「鴉掌，真不好意思。我都忘了你們風族都像風一樣快。這片，呢，這片荒原，對你來說就像老家一樣吧？」

鴉掌很快地點了點頭，接受棘爪的道歉。在場的六隻貓開始圍在兔子四周大快朵頤，暴毛忽然停了一下，因為他發現羽尾望著鴉掌的眼裡，閃過一道愛慕的光芒。不會吧？他的妹妹不會喜歡上鴉掌吧？鴉掌除了吵架、莽撞，還自以為已經是戰士之外，還會什麼？他不過是一隻異族的貓，而且還只是見習生！他絕對沒有資格追求羽尾！難道羽尾不知道，他們如果交下去會面臨多大的困難嗎？難道她還沒從爸媽身上學到教訓嗎？

接著暴毛又望向鼠掌。其實他有什麼資格批評羽尾，他自己不也很喜歡鼠掌？但他又立刻告訴自己，任何一隻貓都會喜歡像鼠掌這麼勇敢聰明的雷族見習生，而且他知道自己絕對不會跟異族貓發生感情；畢竟這得不到祝福，也沒有未來。

暴毛嘆了口氣，回過頭開始享用兔肉大餐。他希望這些都只是自己的幻想，畢竟當貓兒餓得前胸貼後背時，都會欽佩鴉掌追捕獵物的飛速。羽尾只不過是欣賞鴉掌的矯健身手罷了。

當貓兒們大啖兔肉時，午夜在幾步外靜靜地等著。暴毛瞥見她用強壯但遲鈍的爪子用力撕扯荒原草皮，並用鼻子使勁地聞著她從草中翻出來的幼蟲和甲蟲。她眯著眼睛，好像在大白天捕捉獵物對她來說是天大的難事。但她依舊保持沉默，等所有的貓兒都已經吃過鴉掌的獵物後，立即往高升的太陽走去。



雖然午夜帶他們抄近路，但當他們抵達山頂，看到森林外圍時，已經是中午時分了。在毫無遮蔽的炙熱荒原上走了這麼長一段路之後，暴毛覺得樹蔭就像沁涼的流水一樣誘人。就在這一刻，暴毛開始想像這是在狩獵的下午，吃飽喝足後在拱形蕨葉底下小睡片刻的情景。然而他很清楚，如今這都只是遙不可及的美夢罷了。

當他們慢慢接近森林時，暴毛突然發現有團棕色的斑點在灌木底下的野草中蠕動。當暴毛認出眼前的虎斑貓就是在兩腳獸的地盤為他們帶路，還差點永遠失去他的老貓時，尾巴不禁悲傷地抽動了一下。

「嗨，波弟！」棘爪大叫：「我們回來了！」

一顆圓滾滾的大頭從毛堆中探了出來。波弟的鬍鬚豎得筆直，一臉疑惑，直到認出他們才露出歡迎的表情。他抖落黏在自己髒亂身體上的枯葉，向他們走來。

「偉大的星族啊！」他說道，「我以為再也見不到你們了。」然而他突然停住，緊盯著暴毛身後。「不要動！」他說，「你後面有隻獾。儘管把他交給我吧，我可會打架了——」

「別緊張，波弟，」暴毛連忙打斷老貓的話，鼠掌樂得捲起尾巴。「她是午夜，我們的朋友。」

老虎斑貓瞪了暴毛一眼，下巴差點沒掉下來。「朋友？小夥子，我們是不跟獾交朋友的，他們連一根鬍鬚都不能相信。」

暴毛不安地看了午夜一眼，擔心波弟的話會傷害到她。還好午夜的反應跟鼠掌一樣，只覺得老貓好笑——她兩隻小小的黑眼閃耀著光芒。

「來見見波弟，」暴毛對午夜說道，「就是他帶我們穿越兩腳獸的地盤。」

午夜移動沉重的步伐前進，停在老虎斑貓面前。老貓一臉狐疑，蹲低身子，脖子上的毛全都殺氣騰騰地豎了起來；他齜牙咧嘴，露出一口參差不齊的牙，對午夜咆哮起來。暴毛很佩服他的勇氣，畢竟獾可是大爪一揮，就能要了貓兒的命。

「我不是來打架的，」午夜保證。「我朋友的朋友，也算是我的朋友。關於你的事，他們都跟我提過。」

波弟抽動雙耳，低聲咕噥：「老實說我不是很想看到妳。但我相信他們，所以你應該沒問題。」老貓退了幾步，轉頭對棘爪說：「我們還待在這兒做什麼？這裡到處都是兩腳獸跟瘋狗。趕緊跟午夜說再見吧，我們現在得趕緊離開。」

「等等，」鼠掌對棘爪大聲抗議，「你說過我們可以開始狩獵的！」

「是啊。」棘爪輕聲地說。

棘爪大口地呼吸新鮮空氣，暴毛也是。他在空氣中嗅到許多狗的氣味，幸好這些氣味都不太新鮮。他猜波弟大概是拿狗當藉口，要大夥兒趕緊離開午夜。

「好吧，」棘爪說，「現在我們就各自狩獵，但動作要快！待會兒就在我們上回休息的地方碰面。褐皮，妳要不要先過去？」

來自影族的戰士眼睛一亮。「不用了，我也有辦法狩獵。」

在所有貓兒來得及反應之前，午夜已經蹣跚到褐皮身邊，輕輕地撞了她一下。「傻瓜，」她說，「妳還是好好休息一下吧！帶我到休息的地方，現在太陽正大，我們就先留在那兒，日落後我就要啟程回家了。」

褐皮聳聳肩。「好吧，午夜。」她鑽進森林深處，循著溪水來到當初貓兒休息的窪地。

斑駁的樹影下，空氣顯得格外清涼。暴毛開始舒展身體，盡情放鬆。在他看來，這裡比荒原安全多了；雖然這裡的溪水太淺，沒有什麼魚，完全不能取代他最愛的那條河流。一想到這裡，暴毛的胸口就隱隱作痛。就算他能親眼見到深愛的那條河，卻再也不能與它作伴了，因為午夜已經宣布，所有貓族在這六隻貓回到家後，就要全部離開森林。

樹叢裡的沙沙聲，提醒他該是吃東西的時候了。能夠像以前在老家那樣跟羽尾一起狩獵，真是太好了；但當他轉身準備跟羽尾說話時，卻瞥見鴉掌正在他妹妹耳邊輕輕細語。

「妳想跟我一起狩獵嗎？」見習生喃喃地說，語氣好像有些勉強，卻又有些難為情。「我們還是一起行動比較好。」

「太好了！」羽尾的眼神閃閃發亮，然後她瞥見暴毛，顯然覺得很尷尬，比風族貓還要難為情。「呃，不然，我們三個一起狩獵好了。」

鴉掌故意看別的地方，暴毛覺得自己脖子上的毛幾乎都要豎起來了。這隻見習生有什麼資格邀羽尾一起狩獵？「不了，我自己去。」暴毛悻悻然地說，隨即轉身鑽進樹叢，假裝沒注意到羽尾那雙受傷的藍眼睛。

只是等暴毛一溜進灌木叢的矮枝裡，他滿肚子的怒氣也消失了。他豎起耳朵，機靈地尋找

獵物的蹤影。

他馬上看到落葉中有隻老鼠，一出掌就把這隻倒楣的老鼠抓到了。暴毛滿意地把土撥到老鼠身上，準備再次出擊，尋找更多獵物。沒多久，他又捕獲一隻松鼠跟另一隻老鼠——他也只能帶這麼多——便往集合的地點走去。

一路上，暴毛開始猜想羽尾會怎麼跟鴉掌單獨相處，然後又自問剛剛是否應該留下來跟他們一起狩獵。他並不是星族挑選出來的貓，這趟旅途的目的只是為了保護妹妹，實在不應該因為鴉掌惹他生氣，就把妹妹留在這個詭異的地方。要是他妹妹出了什麼意外，他又該怎麼辦呢？

回到休息的地方時，他看見褐皮正舒服地躺在山楂林的樹蔭下，那身玳瑁色的皮毛在斑駁的陽光下，幾乎把她完全隱藏起來。午夜在她身邊打瞌睡，褐皮受傷的肩上敷有嚼過的牛蒡根，一定是午夜在溪邊找到的；棘爪躺在褐皮上頭一段看起來很陡峭的拱形樹根上，顯然正負責守衛的工作。羽尾跟鴉掌則在下方盡情享用一隻松鼠。就在暴毛把他抓來的獵物擺在窪地中間那堆新鮮獵物中時，鼠掌也拖著一隻兔子出現在山頂上，波弟也叨著兩隻老鼠回來了。

「太好了，大家都回來了，」棘爪說，「我們開動吧，然後就得出發了！」

棘爪跳進窪地，從獵物堆裡挑走一尾歐椋鳥。暴毛則揀了一隻老鼠給羽尾，然後正對著鴉掌，坐在她身邊。

「打獵還順利嗎？」暴毛問道。

羽尾對她哥哥眨了眨眼。「很棒啊，謝啦。這裡的獵物還真多呢！可惜不能在這裡停留太

久。」

暴毛很想同意羽尾的話，但他知道家鄉面臨的危險是一刻也不能等的，於是他開始狼吞虎嚥，大口吞下老鼠，似乎已經等不及要上路了。

暴毛把最後剩下的獵物一口吞下肚，然後開始整理身上濃密的灰毛。他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咆哮；他看見棘爪抬起頭，眼中充滿警戒。

暴毛衝上前，想看看究竟是什麼讓這隻雷族貓這麼緊張；他嗅到一股熟悉的氣味，兩條修長、黃褐色的身影倏地從溪邊的蕨葉叢中竄出。

狐狸來了！



第二章

葉掌嗅到那股腐敗的惡臭時，忍不住皺了皺鼻頭，試著不要因為噁心而發出討厭的聲音。她甩甩頭，一手撥開栗尾玳瑁色的毛髮，並將一塊浸滿膽汁的苔蘚輕輕塗到附在她肩膀上的蟲子。

當浸濕的膽汁滲入毛髮，栗尾忍不住動個不停。「這樣好多了！」她說，「蟲子跑了嗎？」

葉掌張開嘴，把沾黏苔蘚的小樹枝丟下。

「給牠點時間啦。」

「蟲子只有一個優點，」栗尾說，「那就是牠們也討厭老鼠膽汁。」她一下子跳起來，精神抖擻地甩甩身體，輕輕地將蟲子從她肩膀上彈掉。「那裡！謝啦，葉掌。」

一陣微風輕拂過巫醫窩附近的樹林，幾片葉子從樹上飄落；早晨的空氣裡已經有些許寒意，提醒葉掌距離枯葉凋零的寒冬已經不遠了。然而這次她得面對的，可不是只有嚴冬和

食物短缺的難題。當她回想起幾天前，跟父親火星一起巡邏時所看到的景象，不禁閉上雙眼，打了個冷顫。

貓兒們從沒看過的最大怪獸，正以穩定的步伐朝森林不斷推進，並在土壤留下深深的刻痕，而且將牠經過的樹木全都連根拔起。這隻閃閃發亮的大怪獸無情地壓扁了蕨葉叢，沿途還不停發出煙塵和咆哮，一遇上牠只能無助地奔逃。葉掌第一次深深地感覺到，森林真的有危險了，而且已經有過兩次預言；第一次是把棘爪和鼠掌送上這趟旅程的夢，第二次則是煤皮看見的火光和老虎幻象。預言中的災禍即將降臨森林，葉掌卻不知道他們能怎麼抵擋它的到來。

「葉掌，妳還好嗎？」栗尾問。

葉掌眨眨眼。密布的濃煙、斷成碎片的枝幹、驚聲尖叫的貓，這些幻象頓時消失無蹤，眼前有的只是煤皮築巢的翠綠蕨葉叢和平滑灰岩。她現在很安全，因為雷族還守在這裡，但這能撐多久呢？

「嗯，我很好。」她回答。火星已經對巡邏隊下了封口令，要他們對那天看到的一切保密，直到他想到對族貓公布這個壞消息的方式後才能說。「我要走囉，我得將爪子上的老鼠膽汁洗乾淨。」

「我跟你一起去，」栗尾說，「然後我們再去山谷狩獵一下。」

葉掌走向林中空地，此時白掌和潑掌正在見習生窩外散步，享受早晨溫暖的陽光；蕨雲的三隻小貓羨慕地望著他們，貓媽媽則坐在育兒室門口，一邊清洗身體，一邊盯著孩子的一舉一動。清晨的巡邏隊——塵皮、鼠毛以及蛛掌——正從金雀花叢隧道走向林中空地。煤皮一看見

蔽雲和她的三隻小貓，便露出喜悅的眼神。葉掌望著忙碌而平靜的營地，實在很難一直回想那些絕望的哀鳴。

見習生們一看到葉掌，立即停下打鬥練習望著她，接著便聚在一起竊竊私語，就連那些剛巡邏回來、輕聲走過獵物堆的貓兒，也不安地看了她一眼。這時葉掌明白，關於昨天巡邏隊的傳言，已經在整個營區蔓延開來。火星一大早就把雷族的副族長灰紋、葉掌的母親沙暴，以及煤皮找進他的窩裡開會，因此每隻貓多多少少都知道，昨天肯定有不尋常的事發生了。

在她跟栗尾走到金雀花叢隧道之前，火星已從高聳岩底下的洞口現身，灰紋和沙暴則跟著他走向林中空地，一拐一拐地走著的煤皮跟在最後。火星跳到岩石頂端，另外三隻貓也各自在岩石底下找了個舒適的地方安坐。在葉落時節斜射的陽光下，火星身上的皮毛正如他的名字一般閃耀著光芒。

「請成年貓帶著他們的獵物到高聳岩底下集合。」他高聲呼喚。

當栗尾輕輕將葉掌推向貓群前方時，葉掌覺得肚子一陣翻攪。「妳知道他要宣布什麼，對吧？」玳瑁色戰士低聲問她。

葉掌絕望地點點頭。

「我知道昨天一定有什麼事不對勁，」栗尾繼續說，「你們回來的時候，每一個都臉色蒼白，好像被整個影族攻擊似的。」

「我還寧可那樣。」葉掌低聲咕噥。

「雷族的子民們，」火星開始發言，接著深深吸了一口氣。「我……我不知道有沒有任何

一族的首領，會將他的族貓帶往我所見到的黑暗。」他的聲音顫抖，望向沙暴的目光似乎想從她那堅毅的眼神裡得到力量。「烏掌曾經警告過我，兩腳獸將在轟雷路上有更多行動，當時我覺得那並不重要，而且我們也不能做什麼，因為那裡不是我們的領地。但是昨天……」

林中空地如今籠罩在寂靜的緊張氣氛中。火星平常說話時並不會這麼嚴肅，葉掌看得出來他是多麼不想再說下去，可是他卻不得不讓族貓知道實情。

「當我們看見兩腳獸的怪獸離開轟雷路時，我的巡邏隊正在蛇岩附近。牠把土翻了過來，將樹木推倒。牠……」

「那太荒謬了！」黑毛打斷火星的話。「怪獸從來不離開轟雷路的。」

「這不會又是他的另一個夢吧？」塵皮的質疑沒被火星聽到，卻一字不漏地鑽進葉掌耳裡。「他是不是晚上沒吃東西，在說夢話啊？」

「給我閉嘴仔細聽。」火星的姪子雲尾瞪著塵皮說道。

「我也看到了，」岩石底下的灰紋也證實了火星說的話。

然後是一片死寂。葉掌發現貓群開始面面相覷，眼神變得不安。栗尾轉向葉掌，「妳也看到了嗎？」

葉掌點點頭。「妳根本無法想像。」

「那煤皮怎麼說？」斑尾端坐在長老中間問道。「星族向妳透露過什麼消息嗎？」

這隻巫醫起身面對族貓們，藍眼睛裡異常地堅定。在所有貓兒中，她算是最冷靜鎮定的了，連火星都比不上她。

在回答前，她先抬起頭望了火星一眼。葉掌幾乎能從他們對望的眼神中，看到煤皮在燃燒的蕨葉叢中發現的預言：火與虎。她知道在他們剛結束的會議中，決定對族貓吐露多少實情。接著，火星點了點頭，彷彿默許她發言，而煤皮也輕輕點頭回應。

「星族的徵兆並不明顯，」她實話實說。「我預見森林將面臨一個重大的危機與轉變，恐怖的厄運即將降臨。」

「原來妳早就得到警告了，為什麼不早點說？」鼠毛挑釁地甩了一下長尾。

「別鼠腦袋了！」雲尾吼了起來。「就算她說了，我們能怎樣？離開森林——能去哪裡？在陌生的地方流浪，等待秃葉季的到來嗎？妳要這麼想也可以，鼠毛，但是我不想。」

「我覺得棘爪和鼠掌才做對了，」黑毛低聲地對他哥哥雨鬚說，「早早就決定離開。」

葉掌很想起身為那兩隻下落不明的貓辯解，終究還是忍耐下來，繼續悶不吭聲地坐在原地。她是唯一知道棘爪和鼠掌為何離開的貓——他們背負星族的指示，要拯救森林遠離災禍；而灰紋在河族的孩子——暴毛和羽尾，以及風族和影族的貓，也跟他們在一起。不管這些族貓有多想念他們，葉掌知道他們的離開對全貓族來說，只有好處沒有壞處。

只是他們如今已危在旦夕了，葉掌想，而失蹤的貓卻還沒有回來，她連肚子都覺得惶惶不安。難道這表示，即便星族早已發出警告，還是拯救不了貓族？

煤皮冷靜地看著安靜無聲、屏息以待的族貓們。「災難即將降臨，」她重申，「但我不相信雷族會被這件事擊倒。」

貓群困惑又害怕地彼此對望。沉默似乎在貓兒們上千次的心跳間蔓延開來，直到長老群中

傳出一聲毛骨悚然的哀號，才劃破這片寂靜，然後是更多的嚎叫與哭喊聲，像信號似地一一爆發。面對即將到來的怪獸，絕大多數的貓都沒辦法相信煤皮的保證。

蕨雲急忙以尾巴圈住她那三隻可愛的小貓，彷彿想將孩子們安置在她那斑點灰毛的避風港裡。「我們該怎麼辦？」她不禁放聲大哭。

塵皮起身，用鼻頭輕推著蕨雲，想要安撫她的情緒。「我們會想出辦法的，」他答應她。「我們會讓兩腳獸知道，這裡是我們的地盤。」

「你打算怎麼做？」鼠毛語氣尖銳地問，「兩腳獸什麼時候在乎過我們了？牠們總是為所欲為。」

「牠們的怪獸會把獵物全都嚇跑，」灰毛附和她的話，「現在森林裡的動物已經比以前少了，而且禿葉季即將來臨，到時候我們要吃什么？」

更多擔心害怕的嗚咽在貓群間傳了開來，大夥兒亂成一團，火星的話語也被貓兒們的哭聲所淹沒。

「在我們了解更多事之前，什麼也不能做，」當喧囂聲化為一片恐懼的低語時，火星開口說道，「昨天的事都發生在蛇岩附近，離這裡還有一段距離，也許兩腳獸不會再前進了。」

「那星族又何必發出警告？」刺爪問，「我們終究得面對牠啊，火星——我們不能假裝這件事沒發生過。」

「我會加派巡邏隊，」火星向他保證，「而我也會試著跟影族聯繫。蛇岩離他們的邊界最近，他們可能也碰上麻煩了。」

「你不能相信影族的話，」雲尾吼道，「他們連一點消息都不會告訴你。」

「也許不會，」火星回答，「但是，如果兩腳獸入侵他們的領土，他們可能會因為我們能彼此幫助，而願意跟我們交換消息。」

「那刺蝟就會飛了。」雲尾不屑地咕噥道。他轉過頭去，故意不看火星，然後在他的同伴亮心耳邊嘀咕著；而亮心也將自己的鼻頭擠進雲尾的毛裡，安撫他低落的情緒。

「每個人都要提高警覺，」火星繼續說，「不管你們看見什麼不尋常的事，我都要知道。我們撐過了洪水和大火，撐過了虎星的惡犬陰謀和鞭子與血族的威脅，這次我們也一定撐得過去。」

他從岩石上躍下，示意會議結束。

林中空地上的貓群，立刻驚慌失措地圍成一個個小圈，開始討論他們之前聽到的謠言。火星與煤皮簡短地交換了一下意見，然後煤皮朝葉掌走來。

「火星準備現在就去拜訪影族，」巫醫宣布。「他希望妳也一起來。」
葉掌覺得既惶恐又興奮。「為什麼要找我？」

「他要兩隻巫醫跟他一起去。有我們在，黑星就會知道雷族不是為了戰鬥而去拜訪他們。」煤皮的藍色眼睛閃了一下。「不過話說回來，葉掌，希望妳最近有勤練打鬥技巧。」

葉掌將起先的疑問吞回肚子裡。「當然有，煤皮。」

「很好。」她一甩尾巴，朝火星走去；火星正在金雀花叢隧道前等她，灰紋和蕨毛也跟他身邊。

「出發吧！」火星說，「記住，我不想惹上任何麻煩，我們只是要去談談而已。」
灰紋悶哼了一聲。「去跟影族說吧。只要他們的巡邏戰士在領土上逮到我們，肯定二話不說就把我們剝一層皮。」

「希望不會，」火星充滿情感地說，「如果兩腳獸同時威脅到我們兩族，我們就禁不起把力氣浪費在彼此對峙上。」

灰紋還是一臉懷疑，不過當火星領著大夥兒走進通往影族邊界的山谷時，他都沒再說話。葉掌只要一聽到什麼風吹草動，就立即警戒得豎起耳朵和全身的毛髮。印象中那個和平又安全的森林，轉眼間已經被兩腳獸和牠們的怪獸占領了，變成一個不能隨便靠近的地方。

火星和巡邏隊隊員直接朝蛇岩走去，葉掌很快發現，原來他想帶大家去怪獸那天離開轟雷路的地方。還沒到達那裡，葉掌就聞到怪獸留下的臭氣和慘遭撕裂的大地氣味。當她來到轟雷路上方的坡頂，她停下腳步環顧蕨葉叢。

在她正下方有一道被整個翻開來的草皮，一直延伸到轟雷路。高大的樹木東倒西歪地躺在地面上，盤根錯節的樹根被拔起，就露在空氣中。四周一片死寂，葉掌聽不見蟲或鳥的叫聲，也沒有獵物在草叢裡沙沙移動的腳步聲。但是怪獸已經離得很遠了，因為當她張開大口呼吸空氣時，聞到怪獸的氣味已不再新鮮，甚至連牠散發的臭氣也漸漸消失。

「牠們今天沒有來過這裡，」灰紋說，「不管牠們在做什麼，搞不好已經結束了。」
「我可不這麼想。」火星很快地回答他。

「這實在是……太恐怖了。」蕨毛被眼前的景象嚇得目瞪口呆，他原本不是巡邏隊的隊

員。「火星，他們為什麼要破壞森林呢？」

火星的尾尖不停地前後抽動。「如果我們能知道兩腳獸做每一件事的原因，日子就會好過多了。」

火星領著貓群沿著邊緣繞過被破壞的區域，沿著轟雷路往前走。看到影族的領土內愈來愈多倒塌的大樹和被翻得面目全非的土地，葉掌的胃也不舒服地攪動起來。

雷族貓停下腳步，望著幽暗地面的另一頭。蕨毛忍不住弓起身子，擺出備戰姿勢，彷彿隨時準備打上一架；然而這裡連一個敵人的影子也沒有。

「看那裡，」灰紋的聲音因恐懼而發抖。「火星，你說得對。影族跟我們遇到一樣的麻煩了。」

「那麼要跟黑星說話，或許就容易得多了。」火星想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信心滿滿，然而他的雙耳卻背叛了他，有氣無力地躺在他的頭上。

煤皮在轉身之前，望著那塊可怕的地方好一會兒。即使她什麼也沒說，藍色的眼裡卻充滿了恐懼和困惑。

轟雷路上傳來一隻怪獸的咆哮聲，雖然比食樹怪要小，卻一樣吵鬧。葉掌忍不住退了幾步，猜想那隻怪獸可能會調頭往他們所在的森林前進。幸好牠只待在轟雷路上，嚎叫聲也隨著牠的身影慢慢消失在樹叢中。第一隻怪獸遠離後，第二隻怪獸就緊接著出現了，然後是第三隻，往反方向跑去。

「我不想走這裡，」灰紋輕聲地說，眨眨眼擠出眼裡的細塵。

火星點頭表示同意。「我們沿著四喬木穿過小溪，然後再走地道過去好了。」他下定決心說，「祈求上天保佑，不會在轟雷路這一邊遇到影族戰士。」

他們抵達溪邊，火星輕鬆跳過小溪中央的踏腳石，葉掌則緊盯著她的導師煤皮，確保她能安全跳過小溪。幾季之前，煤皮在轟雷路上發生了一場意外，其中一隻腿至今仍沒有完全復原；葉掌看著煤皮安全通過後，便跟在後頭跳過溪流。此時的火星已經爬上對岸。

微風吹來一陣影族的惡臭。火星和灰紋重新做好氣味記號，再領著群貓進入轟雷路底下的地道。

在影族的領土上居然聞不到一點他們的氣味，這讓葉掌鬆了一口氣。雷族長老曾經說過許多關於影族的黑暗歷史，像是謀殺犯碎星，他親手殺了自己的父親；還有叛徒虎星，在被雷族放逐之後，就到影族自立為王。雖然影族的現任族長黑星到目前為止都沒做出什麼傷天害理的事，但是葉掌知道，火星仍沒有完全信任他。葉掌跟著火星走進地道，望著他的背影，葉掌不禁更加欽佩他那不尋常的勇氣；火星願意為了拯救森林，試著與過去的敵人結盟。

葉掌一跳進轟雷路底下的地道，就被裡頭陰森的寂靜嚇得打了個冷顫；裡面只聽得見水滴聲，和貓爪在泥濘的地道行走的沙沙腳步聲。進到影族的領地後，他們的刺鼻氣味也愈來愈強烈。葉掌腳下是一層濕黏的綠草，放眼望去，到處都是長滿蘆葦的水塘，而大樹卻少得可憐，不像那些將雷族營地整個遮蔽起來的樹林。這兒看起來簡直像是另一個世界。

「影族的營地要從這裡走，」火星說，接著便鑽入灌木叢中。「葉掌、煤皮，跟緊我；灰紋、蕨毛，散開，保持警戒。不要忘記，我們不是來找麻煩的。」

葉掌緊跟著火星，深入影族的領地。每一步都踏在濕黏的泥沼裡，讓葉掌很不高興，她一直想停下來，把腳上沉重的濕氣甩開；實在很難想像影族貓怎麼能忍受這一切？他們的腳掌肯定都長了蹼吧？她繃緊神經，保持警戒，連肌肉也因此疼痛起來；所以當蕨毛突然發出叫聲時，葉掌嚇得跳了起來。希望沒有誰發現她剛才的舉動。

「火星，來看看這個。」蕨毛的尾巴指著一塊平滑整齊的薄木板，不可能是常見的樹枝；只見它直挺挺地插在地上，大概跟貓一樣高。火星走上前，一臉狐疑地嗅了嗅木頭。「有兩腳獸的臭味。」他告訴大家。

「那裡還有一塊，」葉掌發現幾隻狐狸身長的遠方，有另一塊相同的木板，所以高聲地說，「還有另一塊——排成一行！它們是什麼——」

葉掌突然停了下來。當她跳向另一塊木頭，想一探究竟時，前方的灌木叢突然沙沙作響，三隻貓兒從中跳了出來。葉掌認出那隻暗薑黃色的母貓是枯毛，也是影族的副族長；至於另外兩位戰士——暗灰色的公貓和身材纖細的虎斑貓——葉掌則完全不認識。

葉掌緊張地嚥了口口水。

火星立即跳到葉掌身前。「妳好啊，枯毛。」他說。

「你們竟然擅闖我們的領地！」影族的副族長大吼一聲。

她輕輕甩了尾巴，示意影族戰士向前攻擊。葉掌連閃躲的時間都沒有，那隻暗灰色的公貓立刻對她發動猛烈攻勢；她在地上滾了幾圈，一邊左閃右躲，一邊忙著回想從前學過的打鬥招式，但對手的利爪依然在她的身邊無情地使勁亂扒。葉掌瞥見煤皮和枯毛正對峙地繞圈；一

條尾巴遠的另一頭，灰紋制伏了那隻虎斑貓，將她壓倒在地；蕨毛則和另一隻公貓扭打在一起，就像個會尖叫怒吼、灰黃夾雜的毛球。

葉掌一開始沒找到火星，環顧四周後才發現他已經跳上一根倒下的樹幹上。他大吼一聲，壓過全場吵鬧的打鬥聲。

「住手！」

Morning Star